

流年笑语

梭罗借书

■张正旭

提起亨利·戴维·梭罗，人们总会想起那本浸润着瓦尔登湖波光的经典著作——《瓦尔登湖》。这部作品不仅让他在世界文学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更藏着他对生活与求知的热忱。梭罗是出了名的“书痴”，对书籍的渴望如同呼吸般迫切，而一次在大学图书馆的借书经历，更让他的智慧与口才展现得淋漓尽致。

那天，梭罗怀着期待走进一所大学的图书馆，想借阅几本心仪的书籍，却被图书管理员当场拦下。管理员面无表情地指着墙上的规章，语气带着不容置疑的强硬：“先生，抱歉，我们图书馆有明确规定，书籍只对三类人开放借阅——在校学生、本校毕业的牧师，以及学校方圆十公里内的居民。您不符合任何一项条件，我实在无能为力。”

被拒绝的梭罗并未气馁，他追问管理员：“难道就没有其他办法能让我借到书吗？”管理员思索片刻，给出了一个看似渺茫的建议：“除非您能找到校长。只要校长亲自签署推荐信，您就能破例借书。”

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梭罗来到校长办公室。听完梭罗的借书请求，校长没有直接回应，反而将管理员口中的规章制度原封不动地复述了一遍，随后带着几分审视的目光问道：“先生，您不妨说说，这些条件里，哪一项能与您的情况对应呢？”

这番话彻底点燃了梭罗的情绪，他既有些生气，又迅速冷静下来，脑中灵光一闪，反问校长：“校长阁下，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以前我们从这里乘汽车去兰丁堡镇，需要整整四个多小时；如今通了火车，只用两个小时就能抵达。那么请问，是我们与兰丁堡镇的距离变近了，还是一天的时间凭空多出了两小时，需要把地图上的距离重新修改，把一天一夜的

二十四小时改成二十六小时呢？”

校长显然没料到这个其貌不扬的年轻人会提出如此尖锐又巧妙的问题，他愣了愣，下意识地耸耸肩，如实回答：“两地的距离没变，一天的时间也没错。只是火车的速度远超汽车，才缩短了行程时间。”

听到这个答案，梭罗立刻露出了笑容，语气却愈发坚定：“校长阁下，既然您明白这个道理，难道没察觉到您今天的做法有多荒唐吗？您制定的借书规章制度，就像那辆慢慢腾腾的汽车，它能跟上时代发展的节奏吗？能追上火车前进的速度吗？如果一味固守陈旧的规则，不愿为真正求知的人敞开大门，这所大学的存在，还有您这位校长的职责，又有什么意义呢？”

梭罗的一连串追问如同重锤，敲在校长的心上。校长张了张嘴，想反驳却找不到任何理由，脸颊渐渐涨得通红，最终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片刻后，他终于妥协，亲手下写一份特别借书证明，郑重地签下自己的名字，盖上学校的公章，递给梭罗：“从今天起，您可以借阅图书馆里的任何一本书，归还日期由你自己定，没有期限。”

后来，一位演讲家曾说：“良好的口才是一把万能钥匙，总能轻易打开别人紧锁的大门。”在借书受阻时，梭罗没有放弃，更没有硬碰硬地争执，而是以类比为矛，以设问为盾，用清晰的逻辑推理推翻了刻板的规则，让校长心服口服。这场看似普通的借书风波，不仅展现了梭罗对知识的执着，更让我们看到——真正的智慧，从来都能在规则与情理之间，找到最动人的突破口。

心灵驿站

冬雾氤氲美如画

■黎洁

冬雾，就像一个神秘的幽灵，总会在晚上悄悄地降临人间，让第二天准备外出的人们猝不及防。

拉开冬天的雾幕，仿佛置身于一个充满朦胧诗意的意境里，如梦如幻，充满惊奇。村庄、田园、山川、树木，一切都变得若隐若现，如梦如幻，如同仙境。我以为晴日与雾天的差别，就好像一幅写实的工笔画与一幅迷蒙的山水画，一是手法细腻，纤毫毕现；一是意境朦胧，山重水复。

晨霜降临的冬晨，大地一片安静，就连平日早起的鸟儿，啼鸣也稀疏起来，洁白晶莹的晨霜，像细碎的月光，薄薄一层洒在原野上、庄稼地上、农家的屋顶上、蔬菜上……散发出养眼的荧光。

我静静行走在郊外的乡间

小道上，放眼望去，满天的雾笼罩，天地之间只有一种色彩——白，茫茫的一片白，淡淡如薄纱，悠悠如浮云，有种说不出的唯美，真可谓“氤氲起洞壑，遥裔匝平畴。乍似含龙剑，还疑映蜃楼。”

三五只漂亮的花蝴蝶嬉闹着从眼前翩然而过，调皮的蚂蚱趁我不注意时从草丛跳出来，“嗖”地降落到另一片草丛中不知所终。路两旁的树上结出一团团可爱的棉花糖，白茫茫一片，还闪着荧光。

村边的树林中，更是别有一番景象。雾气弥漫，让人如同置身于幻境中。树枝上挂满了霜花，如同一朵朵盛开的白色花朵，美丽极了。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地面上，形成斑驳的光影，像一幅美丽的画卷。

走在雾里，迎面感受着冬

雾的清凉，它时而亲吻脸颊，时而抚摸额头，时而欢快地拥抱着，时而调皮地远去……我裹紧衣裳，放慢脚步，希望能将这冬看得更清楚细致些。

冬雾弥漫于天地之间，微带寒意，翻腾缭绕，像纱幔一样轻轻飘散。习惯早起的农人，在田地里忙碌着，浅浅淡淡的冬雾携着寒意迎面拂来，露水触在黝黑的脸上，润润的、滑滑的、凉凉的……这一刻的雾，给人的感觉是那么的清新而舒畅。

放眼望去，乡村的房屋若隐若现，好像悬在半空的海市蜃楼。树木、房屋、田地，都被雾气笼罩着，仿佛进入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让人内心平静和放松。不远处的枫树火红的一团，也被雾气所包裹，红红

的就像透过毛玻璃一样，宛如西方的油彩画，渗透着一股朦胧的美。不一会儿，雾气淡了，远处的山峰隐隐约约，若隐若现。树林里也是雾气腾腾的，丝丝缕缕的白雾在林子里弥漫，钻进茂密的树木丛中。

站在山头眺望，云雾在脚下无声翻涌，如温柔的潮水漫过山谷。当东方第一缕光亮掀开浓雾，光芒如河流般泻下，普照大地，天地之间再无界限，唯有阳光，与晨雾相拥相亲。在太阳的照射下，冬雾的颜色也会逐渐变化，从淡蓝色变成淡黄色，再到纯白色……

冬雾茫茫中，已顾不上地上的白霜，雾壑深处，有几人能看清这个世界。幸而有了雾，人们才能安静地拥抱着那刺骨的寒冷，不离不弃地如期而至，以沉沉的眷恋表达对严冬的接

纳，让“冷酷无情”的冬季充满了遐想和温暖。冬雾轻轻地安抚着，呵护着，迷恋着，增添了乐趣，增加了神秘，雾气激荡，暗留沉香。

浓雾过后必晴天。太阳出来，逐渐驱散了浓雾。当我还沉浸在雾的清凉和宁静中，雾便悄无声息地退去了，太阳努力冲破云雾，跳出了你的视野。于是，远处的花草树木在雾的温润下慢慢舒展着枯黄的身体，鸟儿也开始欢唱着，打破了这冬的寂静。

雾里的一切看上去都是那么的美妙，然而不管再大再浓的雾，总有散去的一刻。雾散以后，一切恢复原来的模样。有时就如我们的生活，虽然悬念迭出，迷雾重重，但总有烟消云散的时候，还你一个晴朗的天，一段清朗的人生。

艺海片羽

徐则臣是“70后”实力派作家，现担任《人民文学》杂志的主编，他的短篇小说《如果大雪封门》曾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大雪封门”这个充满诗意的意象，被作家以其独特的叙事视角，将一群“贴小广告者”的生活困境，编织成一幅令人窒息的精神图景。小说中的“大雪”不仅是一种自然现象，更是一个时代的隐喻，它封住的不仅是物理空间，更是现代人无处安放的精神家园。

在小说中，“贴小广告者”这个特殊群体，成为了观察现代人生存困境的最佳窗口。他们游走在城市的边缘，穿梭在楼宇之间，用廉价的广告纸污染着城市的肌肤。这种看似荒诞的职业选择，实则暗含着深刻的生存隐喻：我们都是这个时代的“贴广告者”，在精神荒原上徒劳地张贴着各种欲望的标签。

作家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这群人的日常生活：他们住在逼仄的出租屋里，吃着廉价的盒饭，却在梦中憧憬着美好的未来。这种强烈的反差，构成了小说最动人的张力。他们的生活就像一场永无止境的等待，等待着大雪封门，等待着命运的转机，他们的心中充满着渴望和期待。

在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困境中，这些人展现出了惊人的生命力。他们用黑色幽默对抗生活的荒诞，用微小的希望支撑起沉重的现实。这种困境中的狂欢，恰恰折射出现代人最真实的精神状态。

作家的叙事艺术在《如果大雪封门》中达到了新的高度。他打破了传统线性叙事的桎梏，用碎片化的叙事结构，构建起一个充满张力的文本世界。这种叙事方式，与小说中人物的精神困境形成了完美的呼应。

小说中的语言风格极具特色，既有北方的粗犷豪放，又不失南方的细腻婉约。徐则臣善于运用意象的叠加，将现实与梦幻交织在一起，创造出一种独特的文学质感。比如，他将“大雪”这个意象反复渲染，使其成为贯穿全篇的精神符号。

在叙事视角的选择上，作家采用了多重视角的转换，让读者能够从不同角度观察人物的内心世界。这种叙事策略，不仅增加了文本的层次感，也让小说的主题更加丰富多元。

在小说中，“大雪封门”这个意象具有多重象征意义。它既是一种困境的隐喻，也是一种救赎的可能。当大雪真正来临时，所有的喧嚣都被掩盖，世界回归到最本真的状态。这种回归，或许正是现代人最需要的救赎。

作家通过人物的命运走向，暗示了精神突围的可能性。小说中的每个人物都在寻找自己的出路，有的选择逃离，有的选择坚守，有的选择妥协。这些不同的选择，构成了现代人生存困境的完整图景。

在物质至上的时代，如何重建精神家园，是小说留给读者的最大思考。作家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但他通过小说的艺术世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的维度。

《如果大雪封门》不仅是一篇优秀的小说，更是一张照见时代的镜子。作家用他独特的文学视角，为我们展现了这个时代的困境与希望。小说最终告诉我们：真正的救赎，或许就存在于对困境的清醒认知之中。当我们能够直面自己的精神困境时，突围的可能就已经存在了。这或许就是文学给予我们最宝贵的启示。

一面照见时代的镜子

■倪怡方



童趣时光 李荣鑫/摄

感悟人生

正向而思

■卓越凡

最近有个视频特别火。黄河画家徐惠君正画着一幅画，在他离开的时候被放在脚手架上跌落下来的一瓶墨给溅了好大一块，几年工夫的所成看似“毁于一旦”了。但是，事故成了故事了。

听他怎么说：“如果查下来是个熟人，那怎么弄啊，总不能叫他赔；如果人家是个穷人怎么办？把人家弄得倾家荡产的更不合适。我说可能我还能救活了他，但是，事故成了故事了。”

多豁达的心态！正如他说的，这件事成了微博上的热话题，一时很多人给他出主意：一、奇幻型的：将墨渍改为外星飞船、悬空巨石、半淹没的礁石，增强黄河的原始力量感；二、写实型的：直接添加倾倒的墨桶和脚手架，将“事故现场”转化为艺术叙事；三、意境型的：设计成垂钓者、漂流小船或者奔腾骏马，贴合黄河

主题。

有评，徐惠君笔下的黄河，本就藏着民族的风骨，这一点墨痕，更让这份风骨多了几分真实的鲜活。指尖仿佛能触到墨色里的黄河脉搏，这“不完美的”作品，反倒成了人心中最难忘的风景。徐惠君感叹网友的创意如“神来之笔”，甚至调侃“有的方案稀奇到像外星生物”。

这分明是苏东坡式的心态：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

我反复说，好坏、美丑、远近、高低、肥瘦、输赢、福祸……都是感觉出来的，非客观存在着，它们间没有明确的界限，难以定性，无法定量，它们间不存在谁褒义词、谁贬义词。

一样的事物，都有危机、契机的两面，看你如何审时度势。之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徐惠君继承了苏东坡的思想衣钵——逆来顺受！

拥有乐观心境的人，就像拥有一片晴朗的内心天空。他们在面对生活的风雨时，总能以积极的态度去应对。正如王阳明所讲“天下无心外之物”，我们内心的

状态决定了我们眼中的世界。

今天我们之所以不悦，是因为我们不知足、爱比较，太计较得失，不懂得感恩。人生的好坏并非取决于外界的境遇，而是我们内心的心境。走过路都是经过，好事坏事终会成为往事。怀揣巨大的抗逆精神，把猛兽看作天赐宠物，你会发觉，你的步履逐渐轻松，心境大绽光芒。

人生在世，死不带去，什么让我们快乐，不是拥有，而是舍弃与分享。人们说，有舍才有得。这是个浅显的道理。你看徐惠君案例中的事故与故事转换。如果他沉迷于谁打倒了这瓶墨汁，那么纠缠来纠缠去，无非是件芝麻小事。但他宽仁以待的视频远走高飞后，故事散发出正能量，叠加、发酵后，关与爱如滔滔黄河水，奔腾而来。鲜被关注的人成了炽热网红，默默无闻的画成了明星作品。

舍弃芝麻，得来西瓜。这种收获就是我们老祖宗的“你敬我一尺，我还你一丈”的“感恩相报”。正向而不抱怨，对待所遇、对付困局。从今天开始，从此刻出发！

天南海北

长风浩荡的东庄

■张族浩

冬日临近，南国暖阳依旧，有幸赴约东庄。观澜湖洲湾之雄浑，祭拜女神庙以弘道，访象山书院探文脉，踏青峰岩赏秋色，瞻英雄地感肃穆，诸般见闻交织于心，遂作文以记。

自古名胜或凭山川之奇，或借古迹之韵，或依传说之妙，而东南一隅的秀屿东庄，竟兼拥山海胜境、千年文脉与浩然正气，实属难得。

东庄镇临海而居，沿陡峭石阶攀至青峰岩，海风呼啸，视野开阔，顿生“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豪迈。崖上八仙金身塑像一字排开，护佑着海边百姓的安宁。高处既有“青云殿”等古老寺庙，更有北宋名臣蔡襄少年时的“读书台”，引得文人墨客纷纷留影，期盼得先贤文脉加持。如今，秀屿港口的巨型储油罐，红色起重机与历史古迹相映成趣，现代科技与千年底蕴交融，成了独有的景致。

嵩山风景区是东庄另一文旅标杆。深处的陈靖姑祖庙群依山而建，巍峨连绵，对面山头的陈靖姑石雕像脚踏祥云，八凤陪驾，89级石阶如天梯般延伸，令人肃然起敬。据载，陈靖姑生于唐代，早年学法，降妖伏魔、扶危济难，二十四岁时为祈雨抗旱献身，被誉为“救产、护胎、佑民”的“妇女儿童保护神”，与妈祖齐名，其信俗已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山不在高，有仙则灵。嵩山寺旁的六棵百年荔枝树枝繁叶茂，守护着寺庙；象山之巅的400岁香樟树与岩石相融，虬枝横伸、生生不息；象山书院门前的粉色花卉热烈绽放，恰似文明之花灼灼其华，难怪“识者谓之地气所钟、文星所萃焉”。

在百年古榕的庇护下，坐落着南宋抗元民族英雄陆秀夫的衣冠冢。崖山海战中，42岁的陆秀夫负伤蹈海，以身殉国，妻子与三个儿女一同赴难，一门

忠烈。战乱中，副室蔡姑娘携幼子避居东庄，取夫君衣物营建衣冠冢，寄托哀思。东庄村因纪念陆秀夫而得名，“海国孤忠”的忠诚与勇敢早已融入东庄人的血脉，代代相传。

走进抗倭英雄陈坑将军纪念馆，爱国情怀愈发浓烈。明代倭寇肆虐东南，陈坑将军挺身而出，组织军民坚守莆田城，使其成为少数未被攻陷的地区，护住了百姓的生命财产。金戈铁马的岁月虽已远去，但英雄奋勇杀敌的呐喊，仍在莆田湾畔回响。

从唐代济难的陈靖姑到宋末殉国的陆秀夫，从明代抗倭的陈坑将军到近代抗日志士，不同时空里，他们坚守着同样的爱国佑民之心。正如文天祥所言：“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东庄，便是这浩然正气充盈之地。

长风浩荡，裹挟着英雄的悲怆与风骨；海风猎猎，张扬着爱国的勇气与血性。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

心海微澜

移动的花店

■乔志兵

晚风暖暖的，吹在衣上跟着摆动，我抿着嘴，咽下风吹来的清香，骑着电驴，开进隧道里。夜晚的城市隧道，安静得听不到晚风，只有车子旋转的碎碎声，这时，隧道顶部，电光是一条银蛇。我把蓝牙打开，随着音乐声响起，我张开嘴，唱起歌，半封闭的隧道，听我嘶哑的声音，传得很远、很远。

一阵芬芳扑鼻的花香，打乱了我本优雅的节奏。我不禁地想，是谁比我还“嚣张”，是谁比我还诗写人生，人不见，花自来。我不由想到唐朝元稹“棠梨日暮随风掩，落尽闲花不见人。”这句，是这般让人欢喜。随着距离的变近，看到前方，有一辆三轮车，闪烁的七彩电灯，把隧道的每个角落，瞬间变成五彩斑斓的世界，糖一般香甜的生活。车子开得很慢、很慢；而我不由自主地开得很慢、很快。她真的很近，突然感觉内心跳动，音乐让我无法平静心情，当快要靠近，50米的距离，我放慢了车速，想多停留一些时间，她转过头，看到了我，对我笑了笑。

我俩相识十年，那时，她刚在城市穿梭卖花，出售诗一般的浪漫；而我，也刚入行，做了孩子王。她是城市送温暖的人，她是城市追逐梦想的人，她是一位卖花女孩，她朝我招手，我透过花丛的缝隙，看清了她。对，就是她，她还是那么漂亮，她开着三轮车载满花圃而来，挥舞着小手，我知趣地点头，眼睛向一边瞟，示意这里有位置，她停好车，开始卖花。文雅，戴着一副金丝眼镜，瘦弱的身体，却干劲十足，淡雅轻眉，微黑的脸上藏着清纯的魅，洁白的花边上衣，白玉兰一般好看。

文雅，出身贫寒，从深山走出来，她之前进过工厂，微薄的工

资，无法支撑贫困的家庭，自己出来创业。文雅自小特别喜欢花，山里很多野花，她总爱蹦蹦跳跳摘一朵花回家，也会奔跑在田野，在书包里放一朵花去上学。她大了，在外总是路过花店，她移不开脚步，那时，她就想拥有自己的花店，可是，她哪里来的钱？想想，花店位置固定，消费群体覆盖有限，她总要穿行在大街小巷、城镇乡村，把花送到千家万户。

文雅做起卖花女孩来，做自己喜欢的事，文雅一直这样想，哪个女孩不爱花呢？只是，花期很短，她不仅要做事光赶路，还要时刻保持花的“保质期”，随手带浇水和剪刀，呵护着花开最初的模样，保持最艳丽的一面给顾客。这点，难不倒文雅，她自有妙招应付花期。卖花不同其他，吃不不得，用不得，顾客可买不可买，所以，文雅不能老在一个地方待着，她总要用三轮车，移动自己的“花店”。去菜市场人多她就在，下班人多她就在，商场的人多她就在。她总在择性地蹲守。

文雅，风吹日晒地跑，做自己爱的事，花就是她的“伙伴”，更是带给她幸运和财富。文雅，经过几年移动花店的生活，她也开起了属于自己的花店。

她半夜去市场进些鲜花，店离得不远。我俩谈到之前，在城市移动的摆摊，说到趣事，笑得前翻后仰。电话来催我，我俩却突然停止了笑容，朝长长的隧道看去。好似，十年前，我们刚进隧道，一出隧道，时间就走得太快、太快了，鲜花，却一直那么香，开得那么鲜艳。